



[德] 弗兰茨·瓦尔特 / 著
张文红 / 译

社会民主党往往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萎缩时期，然而随后总是能够令人惊奇地再度恢复元气。作为雄心勃勃的受亏待者的反对派运动，它总会通向活泼沸腾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民党不再是解放运动，而更多地是作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政党处于其历史的秋天。作为新发迹者的利益群体，社民党在 21 世纪将发挥另一种作用。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德国 社会民主党：

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guo Shehui Minzhudang: Cong Wuchan jieji Dao Xinzhongjian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德]弗兰茨·瓦尔特 / 著

张文红 / 译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德国 社会民主党： 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quo Shehui Minzhudang: Cong Wuchan jieji Dao Xinzhongjian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ie SPD.Vom Proletariat zur Neuen Mitte by Franz Walter
Copyright © 2002 by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 Verlag GmbH,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根据德国 Alexander Fest Verlag Berlin 2002 年版译出,重庆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德]瓦尔特著;
张文红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5366-9596-2

I.德… II.①瓦… ②张… III.社会民主党—党史—
德国 IV.D751.664-09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

DEGUO SHEHUI MINZHUDANG: CONG WUCHANJIEJI DAO XINZHONGJIAN

[德]弗兰茨·瓦尔特 著

张文红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 玮
责任编辑:别必亮 责任校对:李小君
版式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3.5 字数:205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ISBN 978-7-5366-9596-2

定价: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总 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 1848 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同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 1951 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 19 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

政。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趋势。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社

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 15 个成员国中的 13 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 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

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5种);1994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年12月25日

一段漫长解放历史的终结?!

——中文版作者序言

—

自 1998 年以来,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未间断地统治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令人奇怪的是,这在社民党基层却没有引起愉悦。在德国国内,几乎碰不到一个为其政党和政府而自豪的同志。社会民主党昔日的烈焰如今只是冷灰残存了。

这些烈焰正是曾经刻画了社会民主党人性格的熊熊燃烧之火。特别是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在专制国家直到 1914 年都在诋毁和压制他们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更是其政党的激昂斗士。距离权力越远时,社会民主党人就越热情地投身于他们的“事业”。社会民主党虽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很多时候是孤单寂寞的,有时是受屈辱的,偶尔还受到威胁,在绝大多数时期是没有影响力的。但是他们的气氛是乐观的,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长期以来,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本质,即它是天生的反对党。社民党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度过了 110 多年;他们只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单独执政。反对派——长期以来——是他们的命运。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喜欢这种宿命。因为这使他们伟大而自信,并且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人的光芒;因为他们在几十年中不只是简单的反对派。历史上,他们曾经在 1/4 个世纪里遭到国家的迫害、被驱逐出境、被投进监狱;在最恶劣的时期,曾经被严刑拷问、被杀戮、被处决。然而,这一切却未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相反,国家的压迫还在道德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政治使命。对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种体验是最起码的,即他们在痛苦中成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就是乐于承受痛苦。

社会民主党人是作为反抗受压制的公正的斗士和经过痛苦考验的斗士，而不是作为执政当局的代表，经历了他们真正伟大的幸运感。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不情愿地，进入政府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得非常束手无策。面对引以为自豪的苦难时期的伟大梦想，社会民主党参与的小联盟政府总是很平庸。无论社民党何时参与执政，其成果看起来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与其原本的要求相悖。因此，德国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并不真正适于执政，他们总是经历着自己内部的争吵，令人惊奇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诽谤自己的成就。

但是，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就是国家主义的政党；相反，它长期回避国家。所以，社会民主党人也很少拥有改变国家的精确计划，他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经济转轨的具体方案。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太过执著于自身文化了。然而，这种闭关自守的文化的界限在社会民主党 100 年的自救运动中同样清晰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工人教育体系，但它却从来没有取代国家认可的高中毕业考试或者大学毕业考试。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公民社会，没有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解放，没有建立至少是对所有社会阶层平等的机遇前提。

不是工人教育体系，而是国家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推进的教育改革实现了社会的繁荣。“新中间”时代在这些年里开始了。或许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那种专业工人最高等级的解放运动的终结。那主要是维利·勃兰特时代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即在德国以社会地位升迁为导向的专业工人的政党。100 多年来，这个雄心勃勃的、有才干的阶层一直由于资产阶级教育特权而被禁止通过接受教育来摆脱他们的社会处境，凭借知识在社会里向上攀升。通过勃兰特总理和施密特总理时期的教育改革，专业工人的上层获得了其历史机遇。从此，这个以前由车工、矿工和印刷工人组成的政党日益成为由教师、管理职员、社会工作者和平等问题专员组成的“新中间”的政党。

从那时起，落在后面的其余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依然是孤单的。社会民主党从前领导人的地位升迁了，现在说着另一套话语，衣着更好更贵，喝着葡萄酒，而不是啤酒了，住房更加精致而且位于市中心，远离了从前的住处。因此，作为共同主体的其余的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崩溃了。无组织的下层阶级和“新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断裂

了。其余的工人阶级失去了政治的家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哪一个其他社会阶层像他们那样易变，最终在选举弃权、投票给基民盟和支持新的“左翼党”之间逡巡；反之，社会民主党则和自己从前的主体脱离了，放弃了这些人或者任其留在党内。被抛弃了的主体因而宣布放弃对党的忠诚。在这个过程中，社民党自 21 世纪以来在一次次州议会选举中失败。

二

这样，社民党只在老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仍然担任州长。在共和国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地区，从德累斯顿到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人被困在一种近乎无望的少数派境地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民党还可以利用莱茵和鲁尔之间的地区，以及黑森州、萨克森州或者汉堡的优势来均衡由于结构性的或历史的原因引发的在德国南部的劣势。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论述社民党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概括了一部失败的历史。流失的不仅仅是党员群众和有战斗力的干部群体，一同消失的还有恰恰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里数量众多的、往往有点古怪，但却始终形象生动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斐迪南·拉萨尔、埃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可以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再随意举出 50 个具有理论原创力的人物的名字。再一次地，一切都结束了。

而且，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人士的生活世界完全脱离了。长期以来，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组合，在其中，企业经验和政治能力结合在一起。然而，今天却没有一个工会领导人还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联邦议会党团，地方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也不再同时是社民党地方支部副主席和社民党市议会党团成员。在历史上，工会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总是不断出现，但 1999 年之后发展起来的这种极度的疏远在历史上却是全新的——尤其是许多大工会中坚力量的重要部分很可能不仅仅是短期地背弃了社民党。社会民主党人从前安全的前沿阵地，现在似乎成了“左翼党”招募新人和培养干部的地方。无论如何，在 100 多年里，工会人士曾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支柱。在此处也是：这一切都结束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民主党人经常表现得不灵活，他们过度的派别

之争往往是令人紧张的,他们在权力政治诡计上的欠缺有时又是令人同情的。然而,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光环却围绕在这个 100 多年来尽人皆知的反对派政党周围:它是非特权阶层人民的、主张下层人民的解放和尊严的政党。这一切也都结束了。

从前,人们接受社民党的光环,是因为它的党员、干部和议员本身就来自较低的阶级,在政治上不属于具有社会影响的阶层。然而,这种状况也彻底改变了。这恰恰标志着社民党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至少在其干部和议员的圈子里,社会民主党是成功晋升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在 2007 年的纲领性口号——教育、终身学习、机遇、成就——反映了德意志联邦福利国家时代社会民主党内社会地位升迁者的成功生平的经验。但它和失败者的新体验,和社会最低 1/3 阶层在多次被割裂的共同生活历史中由于教育失败而遭受的耻辱毫不相干。这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是完全陌生的。

三

在这个被社会民主党人抛弃的世界里,新的“左翼党”正在与 20 世纪 90 年代还是社民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的奥斯卡·拉封丹一起嬉戏。在左翼党内,拉封丹在其转党之后牢牢掌握着统治权——和 1997 年非常相似。当时,他以强硬的手腕率领着社会民主党人,并以这种方式坚定而充满活力地把他们拉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2007 年的奥斯卡·拉封丹的行为与辩论方式和 1997 年的奥斯卡·拉封丹完全一样。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今天的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指责——左翼党的行为是平民主义的,是蛊惑煽动的,是追寻虚幻目标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揭发了他们自己,至少是自己刚刚过去的,固有的政治口号。借助这些口号,他们在 1998 年成功地进入内阁。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完全陷入了窘境。作为掌权的政党,他们在政府任期核心时期的执政往往与从前纲领中的承诺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们随后在选战期间还是能够令人信任而又令人惊异地打出社会福利这张牌,并招来冷酷的新自由主义的威胁,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集合起此前还深感失望的、有时已经放弃了选举的支持者。

然而,这种手法在未来几乎不可能再成功了。因为奥斯卡·拉封丹

现在作为一位政治家在政党世界登场了,他也精通,甚至更加精通这种表演;他也能够雄辩地和社会问题上炫耀,鼓动性地、强硬得多地要求社会公正,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阴谋诡计——这样就能够把选票引到新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四

概括德国社民党目前的两难处境,其实就是成功导致了挫折和衰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至少对于其核心群体,即专业工人的精英,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群体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最终关心的物质富裕、教育和文化参与、参与公民社会和被认可。但社民党的这一传统核心群体因而也到达了公民社会的中间。他们发迹了,是德国新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肯定是更加合群的、更少偏见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群体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社会敌对的反对派立场上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当然也不再是左翼的,甚至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曾是我行我素者和受亏待者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很多具有伟大才能和天赋的人,包括雄心勃勃的力量,这种力量催人向前向上,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将竭尽全力清除其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和封锁,必要的时候还将粉碎它;其中,蕴涵着社会主义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力量,它同时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火的燃料。从这些素材中培育出了权力意志、坚强不屈、果敢坚毅,有时还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如奥古斯特·倍倍尔、赫伯特·魏纳、维利·勃兰特,是的,还有奥斯卡·拉封丹和格哈德·施罗德——在权力政治上绝对不可或缺的勇敢。所有这些人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忍受了其最初的社会力量的低下。他们将个人的挫折与抱负转化为政治参与,转化为社会民主党的解放的热情。

这些具有天赋的、执著向前向上钻营者中的倒数第二个人^①和1998~2005年的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一道同行。社民党现任主席库特·贝克可以说是这种出身和(衣着)式样的最后一人。目前跟随社民党的、国会里的后备力量通常已经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缺乏被歧视和受屈辱的体验,因而也就缺乏通过批评令人烦恼的社会

^① 指奥斯卡·拉封丹——译者注。

状况而独具特色的基本渴望,缺乏向处于社会优势的对手展示更多成就的基本渴望。新一代不再像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那样,几十年都在考虑“反对现实”,而是——被他们教条地看做“别无选择”的——基本现实的极端热心的辩护者。他们组成的新社会民主党日益成为特氟隆政党——具有平滑的表面,但其实什么东西在它上面都呆不住。

社会民主党往往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和萎缩时期,然而随后总是能够令人惊奇地再度恢复元气。作为雄心勃勃的受亏待者的反对派运动,它总会有通向活泼沸腾的再生的源泉。但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民党不再是解放运动,而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政党处于其历史的秋天。作为新发迹者的利益群体,社民党在 21 世纪将发挥另一种作用。在这个世纪里被剥夺权利的人同样必须调整,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政党、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意志构成方式。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即 21 世纪新的被剥夺权利者随后将发现,20 世纪工业社会工人精英的老政党是一个顽强的对手。

我非常高兴,我的这本书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谨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信息和知识。特别感谢张文红博士为忠实原文的翻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弗兰茨·瓦尔特
2007 年夏于哥廷根

续写辉煌抑或雄风不再？

——译者序言

德国社会民主党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唯一历经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德国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而生存至今的政党。“二战”之后,德国其他各种政治势力大都进行了党派重组,只有社民党延续了其历经“二战”仍未断裂的历史。迄今,它已经走过了 140 多年的风风雨雨,从一个受歧视、受迫害的边缘政党发展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变成了单独或联合治国理政的执政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德国社民党也逐步完成了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从无产阶级向新中间的转变。自 1998 年以来,作为执政党的德国社民党面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始终挣扎于维持自身的传统价值抑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两难困境之中。能否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将决定德国社民党是否能够在新世纪续写其辉煌的历史。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63 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 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1863 年 5 月 23 日,全德工人联合会 (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联合会章程宣称,将代表“德国工人等级的社会利益”,追求消除“社会的阶级对立”,规定“任何德国工人,只要提出简单的人会声明,都可以成为享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联合会会员”。但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之后并未迅速发展壮

大,反而出现了内部的思想分歧。

1869年8月7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它的名称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其性质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并且是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

1875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合并之后,该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在1876~1877年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得票49.3万多张,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德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给统治阶级造成很大威胁,以“铁血首相”俾斯麦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此深感不安,俟机进行镇压。1878年10月,帝国议会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该党随后以成立诸如体育、音乐俱乐部等方式继续进行活动。

然而,专制国家的高压政策激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抗,工人运动依然迅猛发展。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德国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并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最终不仅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反而使其更加强大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达19.7%,共计142万票,比“非常法令”颁布之初多了3倍,为各党派得票之最。此后,该党持续发展壮大,1898年的得票数突破了200